

# 馬小夕

與言高譚馬



[丁秉燧著]

馬譚高言一與

馬譚高言一與



丁秉鑑著

孟小冬與言高譚馬／丁秉鏗著. -- 二版. -- 臺北市：大地，2008.12  
面： 公分. -- (大地叢書：22)  
ISBN 978-986-7480-98-9 (平裝)  
1. 京劇 2. 傳記 3. 中國  
982.9 97021906

## 孟小冬與言高譚馬

作 者	丁秉鏗	大地叢書 022
創 辦 人	姚宜瑛	
發 行 人	吳錫清	
主 編	陳玟玟	
出 版 者	大地出版社	
社 址	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58巷38弄36號4樓之2	
劃撥帳號	50031946 (戶名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)	
電 話	02-26277749	
傳 真	02-26270895	
E - m a i l	vastplai@ms45.hinet.net	
網 址	www.vasplain.com.tw	
美術設計	普林特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	
印 刷 者	普林特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	
二版一刷	2008年12月	



定 價：25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

孟小冬（前左）歸杜月笙（前中）門後，與姚氏（谷香）夫人（前右）及姚氏所生子女杜維喜、杜美霞、杜美如、杜美娟（後排自右至左）等在香港堅尼地台杜宅所攝。（傳記文學提供）



余派傳人「冬皇」孟小冬

孟小冬盛年便裝照片，民國二十三年攝於天津同生照相館。時年二十七歲，雍容高貴、儀態萬千。（傳記文學提供）



馬連良舞臺藝術「梅龍鎮」。



京劇「借東風」中馬連良飾諸葛亮



京劇「將相和」中譚富英飾藺相如。



# 侯序

二十餘年前，中國廣播公司有個很受聽眾歡迎的節目「猜謎晚會」，事隔多年，我們寄居美國的老中們，當然是老一輩的老中，常常引用；「四個燈，答對啦。」這句話，該節目主持人，即是丁秉鏗先生，不但此也，丁先生也主持大型平劇清唱晚會，是當時廣播界的紅人兒。

丁秉鏗先生，在我們小地方北平住過不少年，卒業於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，也在天津住過多年，在他生前大著「北平、天津及其他」有很詳細的說明。

那時，我們不但聽到廣播中丁先生的高亮聲音，在平劇演出的場地，準可以看到他的本人：高大、健壯，笑口常開，一口的京片子。那時，大鵬劇團演出多在空軍介壽堂，其他劇團演出多在國光戲院——即國軍文藝中心——在前五排的左方，是劇評家的專席，群賢畢集，其中有兩位高身量的北平人，一位是包緝庭先生，另一位即是丁秉鏗先生，包先生是北平科班當連成專家，丁先生則涉獵廣泛，多著重

平劇成名演員的描寫、介紹、軼事，對每一位名伶都是一幅忠實而完整的畫像，所蒐羅的資料也非常翔實，對於名伶演出的記載，可追溯到民國三年，其中有系統的文章，如：楊小樓、金少山，李世芳、毛世來、宋德珠、張君秋四小名旦，其桂秋、徐碧雲、程玉菁、李香勻四大霉旦，孟小冬與言高譚馬、李萬春與李少春郎舅之爭，等等，以燕京散人爲筆名的大作，散見於國內雜誌報章，以及香港大成雜誌，描寫生動，人物活躍欲出，極具可讀性。

美國寒舍貓廬珍藏丁秉燧先生的「北平、天津及其他」「孟小冬與言高譚馬」兩著作，乃舍親陳衡力公使所餽贈，丁陳二位原係北平燕京大學同學，也是戲迷同好，贈之不久，即聞丁先生以心臟病逝世，再不久，陳衡力先生亦去世，算來應是年前往事了。而「國劇名伶軼事」一書，迄無覓處。

舊曆年前夕，由美返臺，與老乳母共度春節，節後會友，遇大地出版社社長姚姊宜瑛，談到了丁秉燧先生三著作，早已購下版權，擬再版問世，惜覓丁先生令媛丁琪女士不著，無人寫序，事隔五年向拖在這裡等爾，聞之，不顧淺陋，當場自告奮勇，說是我可以替他寫點什麼，這就是上述與丁先生有關的滴滴點點。

當年在戲院中前五排左方的劇評家們，多已物化，只小周郎王元富二君爲碩果僅存者，寫劇評原爲吃力不討好的事兒，名伶軼事來龍去脈的專題報導，捨丁君外

並無來者，現在，劇評家凋謝了，連發表這類文章的地盤也難找到了，二十餘年的人事變遷，令人感嘆。而在這漸漸步上功利主義的社會中，居然有人要把丁秉鏞先生的遺著，重版問世，怎不令人拍案稱快！

離臺在際，拉雜寫來，權當序言，不到之處，莫怪。

侯榕生

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永和旅次

## 序丁著「孟小冬與言高譚馬」

王叔銘

談國劇，絕不能忽略鬚生，因為由元朝雜劇開始，生角便與旦角構成劇中兩大主要角色，而生角領袖群倫的局面，直到梅蘭芳成名之後才告打破。

由於史料的缺乏，我們今天雖然仍舊看得到元明清時代的劇本；但在這三個朝代中主要演員的成就與貢獻，卻無從探討了。

丁著「孟小冬與言高譚馬」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。因為他不僅把民初以來譚派傳人在學習、揣摩、吸收、闡揚譚派鬚生的演唱藝術，敘述得巨細靡遺。而且就學者的家庭與職業背景，各個人的秉賦與際遇，對他們爾後成就與貢獻所發生的影響，也分析得合情合理，不倚不偏。

孟言高譚馬的戲，我都看過。孟女士來臺定居後，更時相過從。所以丁著刊行前夕，請余作序，特為簡介如上。

# 孟小冬與言高譚馬序

邱言曦

我和作者年齒相若，生得不算太晚，都有機會接觸國劇名伶在舞臺上的實地表演；其聲容並茂，各擅勝場之處，至今記憶猶新。但當時只居於欣賞者的地位，事後也不準備對他們的藝術，作深一層的剖析；就如品嘗旨酒，只知享受，並不想查問是那一個年份，用那一種特殊的方法釀造出來的。

作者聽戲比我聽得多，不但聽，而且能夠品評，窮究其藝術的源流脈絡。這幾篇敘說已故鬚生名伶的文章，從他們的家世、學藝經過、演出情形、藝術評價說到個人的生活喜惡，對每一位名伶都是一幅忠實而完整的畫像。所蒐羅的資料也非常翔實，例如某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在那一家戲院唱的是什麼戲，可以追溯到民國三年，都記載得很清楚，像這樣有系統地介紹國劇藝人的文章是不多見的。

一藝之成，備歷艱辛，且才稟、師承、磨練，都要配合得好才行。國劇藝人培養的過程比其他方面的藝術，時間長而學習苦；自幼年的腰腿翻滾、吊嗓、學腔到

演出時的做表開打，一點也馬虎不得，這是對身心兩方面的「密集」式的鍛鍊。我們欣賞某一位演員的身上「邊式」，卻不知道他在練功時吃過多少苦頭；說這個人的嗓子受聽，卻不知道他經過多少個寒冷的早晨，在城牆根「吶喊」。即使這樣，也不一定成材，許多人沉淪在配角零碎這個階層，一輩子沒有抬過頭。青年時代在舞臺上有突出的表現，但由於繼續鑽研之不得其道，或個人生活的影響，中途顛躓的又不知凡幾。

舞臺是冷酷的，觀眾是無情的，今天你唱得好，舞臺是樂園，觀眾是朋友；明天你唱得不好，舞臺是苦海，觀眾是敵人。李盛藻坐科時很紅，出科以後，越唱越怪，就沒有人聽了。徐碧雲是梅蘭芳的親戚，初挑班時表演並不壞，後來抽上了大煙，又好漁色，至於嗓音沙啞，觀眾對他也都掉頭不顧了。幼年聽言菊朋，正是他的鼎盛時期，他唱轅門斬子，前面是梅蘭芳的穆柯寨，和他配余太君的是龔雲甫，何其風光？到民國二十二、三年，他唱定軍山、打鼓罵曹，只能上三成座，音量小得只有前幾排聽得見，這景況又何其冷寞？

一個國劇演員成名難，要長保美譽更難。這本書所描敘的幾位名伶都是在舞臺上站定了幾十年的，他們能成為鬚生中的巔峰人物，絕非倖致。（言雖在晚年落魄，但究竟也紅了近二十年，而且能自成一派。）這裡面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名伶

的敬業精神——孟的苦心問藝於余叔岩，以及高馬的立意創新，都值得後一輩的人（不僅是國劇）效法。

國劇中的「自然法」或不成文法，也就是行規，絕大多數都謹守不渝，也是國劇能夠發皇鼎盛的原因之一。言菊朋嫌他的戲碼排倒第三，決定辭班，但還是先把這齣戲唱完才能向班主提出來；如果他臨時「罷演」，就是破壞了行規，以後也沒有別的班子肯邀他。更沒有聽說那一個大牌演員遲到誤場的，（可能金少山是例外。）他們並沒有宣誓訂演員公約，卻人人都知道遵守這種規矩。小至一個家庭、一種行業，大至一個社會、一個國家，都要有某種自然形成的約束，否則，就會亂得不成章法了。

譚富英以他的家世、天賦、環境，應該有更好的成就，民國二十三年他初挑班時表演最好，以後愈來愈懶散。抗戰勝利後，他到瀋陽來唱，我聽了幾次，覺得很失望，每齣戲，他只賣幾句，其餘的地方都是敷衍了事，我總奇怪他何以這樣不肯努力。這次看了秉燧兄的分析，才知道病根在受制於譚小培，生活上沒有自由，唱得再好都不是爲自己賺錢，才養成了虛應故事的壞習慣。

前一代名伶有值得後輩追跡的長處，也有不足爲法的習氣。譚、馬、言都有不良嗜好。馬在香港被誘騙回大陸，也和他的嗜好有關。文革後，馬無戲可唱，被迫

執打掃清潔的粗事。言和馬的辭世，雖相隔二十四年，但都可以說是潦倒以終。  
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，這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好書，它使你體味淵厚的戲劇藝術，也使你體味滄桑多變的人生。

## 自序

民國六十五年年初，經友人敦促，把過去在香港大人雜誌（現已停刊）上所發表的文章，蒐集成冊，刊印了一本「國劇名伶軼事」。三月初版，四月再版。雖然嗜痂有人；卻也不勝惶恐。於是朋友們又加催促了，再接再厲，再出一本書吧。

筆者年逾耳順，尙爲衣食作牛馬走，白天辦公，晚上偶有酬應。老牛破車的賤驅，保養之不假，還要抽空寫作；如果不是對國劇有濃厚興趣，真是沒有精力和時間來塗鴉的。業餘寫稿人的苦處在：只能「零售」；不能「批發」。從去年起，爲國劇月刊和傳記文學每月擠出幾千字來，有時也到萬言。一年多了，可以從「零存」到「整付」啦，於是又輯集了這本「孟小冬與言高譚馬」，稍似近代鬚生摭談的性質。

在近代鬚生中，孟小冬劇藝卓越，地位超然。六十六年病逝，實在是菊壇一大損失。因此本書將去年迄今，筆者爲各雜誌報章，所寫有關其身世，劇藝，生活，

及身後哀榮，遺音整理之文字四篇，薈集一起，可使讀者對一代「冬皇」，略有所識。因寫作時間與刊物之不同，內容不無極少雷同之處，為免刪改得支離破碎，就一仍其舊了，這一點是要請本書讀者原諒的。

言菊朋、高慶奎、譚富英、馬連良四位，雖然去世稍早；但在鬚生地界，他們都各佔一席重要位置的。如果談近代鬚生，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幾位名家。

關於李少春的一切，已見拙著「國劇名伶軼事」。但他與孟小冬同屬余叔岩弟子，誼屬同門；湊巧手邊又有他幾張劇照。因此，前封面用孟小冬便裝彩色照，後封面就用了李少春的猴戲彩色照，以資相映。同時，把他的四齣老生戲劇照，也附刊於後，總希望讀者對余派劇藝多有一點印象。

陳立夫先生公務冗忙；王叔銘先生惜墨如金。承兩位前輩題詞，賜序，非常光榮，特此申謝！

邱言曦（南生）先生文名滿天下，他的文章寓意深遠，結構謹嚴，字斟句酌，一絲不苟。有如余腔的散板，字字珠璣，耐人咀嚼，吉光片羽，彌足珍貴。去歲初萌刊行此書之議，曾以賜序為請，慨然應允。乃今春臥病甚久，目前稍痊，仍在休養階段，付梓前夕，不忍勞其精神；又不捨放棄鴻文，遂委婉相商，能否動筆。欣蒙可裁，尅日將序文賜下，其重然諾之助人精神，感且無既。

吳普心夫人吳彬青女士，與孟小冬知交多年，且係余派名票。早年粉墨登場；現仍偶爾清唱，韻味雋永，足為後輩典範。承假孟之珍貴劇照兩幀，公諸同好，隆情盛意，令人感佩！

沈葦窗兄，劇學淵博，收藏豐富；不但是「戲簍子」，而且係「資料庫」。友朋所需，有求必應，其熱心國劇，貢獻厥偉。對此書中劇照之供應，謹表謝忱！最後，還請讀者諸君，多加指教，以匡不逮；來鼓勵我以後能再有災梨禍棗的勇氣。以上說的不少了，就算是序吧！

丁秉鍾識於臺北寄廬  
民國六十七年五月